



舊唐書卷八十二

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

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郡司

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為

少子湛

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為元帥府記

室與魏徵同為管記武德初赤牒擬漣州別駕太宗聞

其名召補奉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

其

室

其

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  
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  
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  
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  
黃門侍郎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  
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  
中書令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  
郎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  
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先是庶人承乾廢黜宮僚多被  
除削久未收敘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

刑往哲寬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尚于茲竊見廢  
官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  
處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陽結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  
禍生膚表非可防萌宮內官寮迥無關預今乃投鼠及  
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  
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  
緣於海昏譬諸欒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  
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其誅夷臣以賢良荷彼收擢歷觀  
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楊勇之廢罪止加  
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綱古今裁其折衷史籍

稱爲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勵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笞或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槩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由是玄素等稍得敘用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嗣位代于志寧爲禮部尚書敬宗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入爲衛尉卿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復拜禮部尚書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並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並流死於

嶺外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冊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爲冀州刺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符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爲昆明滇池所開欲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弘文館學士具檢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其年代李義府爲中

書令任遇之重當朝莫比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爲右相  
加光祿大夫三年冊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  
舊監修國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  
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敬宗自掌知  
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  
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  
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  
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  
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  
貪財與婚乃爲九隴曲敘門閥妄加功績并升與劉文

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  
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威  
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  
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  
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  
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  
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  
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已  
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  
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總知其

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敬宗好色無度其長子昂頗有才藻歷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烝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請流于嶺外顯慶中表乞昂還除虔化令尋卒咸亨元年抗表乞骸骨詔聽致仕仍加特進俸祿如舊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太常將定諡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然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

黷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諡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不勝其恥與思古大相忿競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改諡官太常博士王福時議曰諡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卽合據法推繩如其不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令虛設將謂禮院無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諡議爲定戶部尙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在遇如此何以定諡爲繆荅曰昔晉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

秦秀諡爲繆醜公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  
貶爲繆醜况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  
於何氏而諡之爲繆無負於許氏矣時有詔令尚書省  
五品已下重議禮部尚書袁思敬議稱按諡法既過能  
改曰恭請諡曰恭詔從其議彥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  
敬宗末年文筆多令彥伯代作又納婢妾讒言奏流於  
嶺表後遇赦得還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其祖爲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  
永泰貞觀八年劔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  
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持

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尋除監察御史又敕義府以本  
官兼侍晉王及昇春宮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士  
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義府嘗  
獻承華箴其辭曰邃初冥昧元氣氤氳二儀始闡三才  
既分司乾立宰出震爲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墳功成揖  
讓事極華勛肇興夏啓降及姬文咸資繼德永樹高芬  
百代沿襲千齡奉聖粵若我后丕承寶命允穆三階爰  
齊七政時雍化洽風移俗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震維  
標德離警體正寄切宗祧事隆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  
輔業光啓誦藝優千羽九載崇儒三朝問豎歷選儲儀





爲萊州司戶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尋兼太子左庶子二年代崔敦禮爲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並如故尋加太子賓客進封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德晟爲魏州刺史諸子孩抱者並列清官詔爲造甲第榮寵莫之能比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婚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動朝野初杜正倫爲中書侍郎義府時任典儀至是乃與正倫同爲中

書令正倫每以先進自處不下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倫共圖議義府更相伺察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左貶義府爲普州刺史正倫爲橫州刺史友益配流峯州四年復召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自餘官封如故龍朔元年丁母憂去職二年起復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尋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

海內四子效氏 舊唐書卷八十三 列傳 九  
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  
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輶器服並窮極奢侈又  
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  
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義府本無藻  
鑑才怙武后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讟  
時殷王初出閤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三年遷右相殷  
王府長史仍知選事並如故義府入則諂言自媚出則  
肆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帝頗知其罪失從  
容誠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  
爲卿掩覆未卽公言卿可誠勗勿令如此義府勃然變

色腮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  
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睨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亦  
優容之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公吉凶畢舉太常博士  
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  
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義府旣貴之後又  
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  
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  
譜敘昭穆及義府出爲普州刺史遂卽除削義府聞而  
銜之及重爲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  
觀中太宗命吏部尙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

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爲姓氏錄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爲勲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尙自爲婚姻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爲婚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

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乃可馱勝義府信之聚歛更急切義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給哭假義府輒微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登古塚候望哀禮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眚陰懷異圖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叅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皆有實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洩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

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  
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  
倫可除名長流嶺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  
罕懷忌憚姦淫是務賄賂無狀交遊非所潛報機密亦  
宜明罰屏跡荒裔可除名長流振州義府次子率府長  
史洽干牛備身洋子婿少府主簿柳元貞等皆憑恃受  
贓並除名長流延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爲之語曰今  
日巨唐年還誅四凶族四凶者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  
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  
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

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者謂此  
也乾封元年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發疾卒年  
五十餘文集三十卷傳於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尋亡  
失自義府流放後朝士常憂懼恐其復來及聞其死於  
是始安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如意元年  
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  
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  
有翊贊之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玄益州大都督  
德儉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長安元年又賜義府子  
左千牛衛將軍湛及敬宗諸子實封各三百戶義玄子

司賓卿基德儉子殿中監璿實封各二百五十戶善業  
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二百  
戶睿宗卽位景雲元年並停義府等六家實封義府少  
子湛年六歲時以父貴授周王文學神龍初累遷右散  
騎常侍襲封河間郡公時鳳閣侍郎張柬之將誅張易  
之兄弟遂引湛爲左羽林將軍令與敬暉等啓請皇太  
子備陳將誅易之兄弟意太子許之及兵發湛與右羽  
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  
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  
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

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  
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棄家族共宰  
相同心戮力匡輔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懇誠而欲陷  
之鼎鑊湛等微命雖不足惜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  
馳馬就路湛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率所部兵直至則  
天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因奏臣等奉令誅逆賊易之  
昌宗恐有漏洩遂不獲預奏輒陳兵禁掖是臣等死罪  
則天謂湛曰卿亦是誅易之軍將耶我於汝父子恩不  
少何至是也則天移就上陽宮因留湛宿衛中宗卽位  
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加實封通前滿五百戶

項之復授左散騎常侍累轉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元初  
卒崔義玄別有傳  
史臣曰許高陽武德之際已爲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  
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羈旅徒步六七年間  
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奧周洎無以過  
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  
及屬嗣君冲暗嬖妾姦邪阿附豺狼窺圖權軸人之兇  
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  
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贊曰貞觀文士高陽河間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

筆得位由姦爲虎傅翼卽又胡顏

舊唐書卷八十二

舊唐書卷八十二考證

李義府傳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新書

紀表皆參知政事

義府耻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臣宗萬按通鑑許

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敬宗傳不

載其事於此詳載之蓋義府創其議敬宗贊成之者

借武后以立言無非遂其欲改之心可謂深於自為

者小人之假公濟私太率類此

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臣宗萬按司津監掌

川澤津梁之政令職從六品龍朔元年改置即漢之





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  
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運阻絕此是天喪之時請  
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剋殄太宗然其計  
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  
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  
右也歷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入爲太府  
少卿轉左驍衛將軍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祿大夫  
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士流與流配及  
鎮兵雜處又限以沙磧與中國隔絕孝恪推誠撫御大  
獲其歡心初王師之滅高昌也制以高昌所虜焉者生

口七百盡還之焉者王尋叛歸欲谷可汗朝貢稀至今  
孝恪伺其機便因表請擊之以孝恪爲西道行軍總管  
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者孝恪夜襲其城虜其  
王龍突騎支太宗大悅璽書勞之曰卿破焉者虜其僞  
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者絕域地阻天山恃遠憑  
深敢懷叛逆卿望崇位重報効情深遠涉沙場龔行罰  
罪取其堅壁曾不崇朝再廓遊魂遂無遺寇緬思竭力  
必大艱辛超險成功深足嘉尙俄又以孝恪爲崑丘道  
副大總管以討龜茲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餘軍分  
道別進龜茲國相那利率衆遁逃孝恪以城外未賓乃

出營於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爲相人心素歸  
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  
恪不以爲虞那利等果率衆萬餘陰與城內降胡表裏  
爲應孝恪失於警候賊將入城鼓譟孝恪始覺之乃率  
部下千餘人入城與賊合戰城中人復應那利攻孝恪  
孝恪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復出戰於城門中流矢  
而死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賊竟退走將軍曹繼叔  
復拔其城太宗聞之初責孝恪不加警備以致顛覆後  
又憐之爲其家舉哀高宗卽位追贈安西都護陽翟郡  
公待詔贈遊擊將軍仍賻物三百段孝恪性奢侈僕妾

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  
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三將優劣  
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爲寇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次  
子待封高宗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咸亨中與薛仁貴  
率兵討吐蕃於大非川戰敗滅死除名少子待聘長安  
中官至宋州刺史

張儉雍州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公威之孫也父植  
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卽高祖之從甥也貞觀初以軍  
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輒  
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

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屯田歲至穀十萬斛邊糧益饒及  
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餒州境獨安後檢校勝州  
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  
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  
北旣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綱紀羈縻  
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  
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  
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啓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卽令  
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  
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

其利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太宗將征遼東遣儉  
率蕃兵先行抄掠儉軍至遼西爲遼水汎漲久而未渡  
太宗以爲畏懦召還儉詣洛陽謁見面陳利害因說水  
草好惡山川險易太宗甚悅仍拜行軍總管兼領諸蕃  
騎卒爲六軍前鋒時有獲高麗侯者稱莫離支將至遼  
東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莫離支竟不敢出儉因  
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  
皖城郡公賞賜甚厚其後改東夷校尉爲東夷都護仍  
以儉爲之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  
十諡曰密儉兄大師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華州刺史

武功縣男儉弟延師永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延師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龍朔三年卒官贈荊州都督諡曰敬陪葬昭陵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棨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爲三戟張家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鄉黨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

之養以爲子雅賢俄又爲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伏靖軍旣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侯中郎將永徽中轉左衛勳一府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爲前軍總管至鷹娑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旣而突厥別部鼠斤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

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  
餘人獲馬二千疋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  
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  
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爲此事自今正可結爲方  
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卽戰自保  
萬全無爲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  
勇輕敵使文度爲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  
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  
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卽敗怯懦  
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爲大將闔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

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  
不從至恒薦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  
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  
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  
死後得除名明年擢定方爲行軍大總管又征賀魯以  
任雅相迴紇婆潤爲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大  
破之其俟斤嬾獨祿以衆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  
千騎進至突騎施部賀魯率胡祿屋闕啜懾舍提噉啜  
鼠尼施處半啜處木昆屈律啜五努失畢兵馬衆且十  
萬來拒官軍定方率迴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



百濟定方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  
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  
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  
於岸上擁陣水陸齊進飛檝鼓譟直趣真都去城二十  
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  
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  
泰自立爲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  
在叔總兵馬卽擅爲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  
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  
登城建幟於是泰開門頓顙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

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爲  
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于東都定方前後滅三國皆  
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爲尙輦  
奉御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  
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  
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與言及此不覺嗟悼遽下詔  
贈幽州都督諡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  
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  
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

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  
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  
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  
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  
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遙望見之  
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特引見賜馬兩疋絹四十疋  
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  
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闔外之寄  
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  
遷右領軍郎將依舊北門長上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

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立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  
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桄叫呼以驚宮內高宗  
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呼方  
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於是賜御馬一疋蘇定方之討  
賀魯也於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  
其爲賊敵乃可伏今泥孰仗素幹不伏賀魯爲賊所破  
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孰等家口將充  
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資卽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  
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孰  
家口送還之於是泥孰等請隨軍効其死節顯慶二年



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疋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以功封河東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

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高宗遣將軍龐同善高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詔仁貴統兵爲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爲賊所襲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男生相會高宗手勅勞之曰金山大陣兇黨實繁

卿身先士卒奮不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賈勇致斯剋捷宜善建功業全此令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入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懼一時送款仁貴便並海略地與李勣大會軍于平壤城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

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嘗爲鄯城鎮守恥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卽迴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並留柵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卽撲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略盡收其牛羊萬餘頭迴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邀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

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款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揮耶於是起

授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其年仁貴病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將軍官造靈輦并家口給傳還鄉子訥別有傳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樂令甚有能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棄建德歸國高祖遙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爲之設齋以報其恩及

建德敗始之任俄而劉黑闥陷洛州名振復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朝母潘妻李在路爲賊所掠沒於黑闥名振又從太宗討黑闥時黑闥於冀貝滄瀛等州水陸運糧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毀其舟車黑闥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黑闥平名振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累轉洛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我前每見別嗔餘人猶顏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

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卽日拜右驍衛將軍授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爲名將永徽六年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殺獲甚衆後歷晉浦二州刺史龍朔二年卒贈右衛大將軍諡曰烈務挺少隨父征討以勇力聞遷右領軍衛中郎將永隆中突厥史伏念反叛定襄道行軍總管李文暕曹懷舜竇義昭等相次戰敗又詔禮部尙書裴行儉率兵討之務挺爲副將仍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於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懼不能支遂間道降於行

儉許伏念以不死中書令裴炎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非行儉之功伏念遂伏誅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綏州城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僞稱尊號署百官又進寇綏息殺掠人吏焚燒村落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進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鐵余盡平其餘黨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張虔勗同受則天密旨帥兵入殿庭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爲皇帝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爲尙乘奉御務挺泣請迴授其弟則天嘉

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爲太子洗馬又明年以務挺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皆潛相應接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卽祈禱焉貞觀永徽間軍將又有張士貴趙道興狀跡可錄夫累世張士貴者號州盧氏人也本名忽肆善騎射膂力過人

大業末聚衆爲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爲忽啤賊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款拜右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虢州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晝遊耳尋入爲右武侯將軍貞觀七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虢國公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爲稱職太

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厠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爲榮道興嘗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爲朝野所笑傳爲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皎亦爲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吾爲時所稱

史臣曰孝恪機鈴果毅協草昧之際樹勲建策有傑世之風然而務奢爲恒旣未盡善舉衆失律不其惑與張公經略有天然才度務稽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

才未盡邢國公神略翁張雄謀戡定輔平屯難始終成  
業疏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爲一  
時之傑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協以敗全略孔  
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  
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有父風英槩輔時克繼洪烈然  
而苟預廢立竟陷讒構古之言曰惡之來也如火之燎  
于原不可嚮爾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興逢時立効得盡  
義勇以觀厥成而繼父風槩三代執金不亦美乎  
贊曰五將雄雄俱立邊功張蘇二族功名始終郭薛務  
挺徼功奮命垂則窮邊兵無常勝

舊唐書卷八十三

舊唐書卷八十三考證

郭孝恪傳以孝恪為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

山道以伐焉者○新書作錫山道

蘇定方傳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

師討百濟○新書作神丘道臣德潛按新羅傳云定

方為熊津道大總管實錄亦然而唐曆則云以定方

為神丘道大總管舊書據實錄新書本唐曆也

薛仁貴傳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

其夫將溫沙門戰于橫山○臣德潛按上文顯慶二年

則明年為三年也而通鑑載于四年冬蓋本之實錄



云開平為三年

其年仁貴病卒○臣德潛按玩上文乃開耀元年也然

薛仁貴破

之非卒于開耀中明矣新書在永淳二年為合

程務挺傳時伏念屯於金牙山○臣宗萬按通鑑注此

東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蘇定方直抵金牙山

蘇擒賀魯是西突厥可汗所居蓋突厥之初建牙於金

山其後分為東西突厥凡建牙之地率謂之金牙山

故定方傳云自金山之北指處未嘗云金牙也又可

舊汗所居謂金帳故亦以金牙言之厥後裴行儉為金

牙道大總管即此地也

舊唐書卷八十三考證

舊唐書卷八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四

劉仁軌 一 郝處俊 一 裴行儉 子光庭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為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叅軍稍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誠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

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  
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太宗  
將幸同州校獵屬收穫未畢仁軌上表諫曰臣聞屋漏  
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王詢  
于芻蕘殷后謀于板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功宣  
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克  
念百姓爲心一物失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  
州教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  
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玄黃亘野十分纔收一二  
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

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旣供承獵事兼之修理  
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臣  
願陛下少留萬乘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  
總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輿輪徐動公私交泰太宗  
特降璽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朕甚  
嘉之尋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顯慶四年出爲青州刺  
史五年高宗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  
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旣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  
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  
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爲僧道琛舊將福

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鬪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勅書與仁軌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卽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況在滄海之外密

邇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貳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妖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旣無備何攻不剋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聞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纔接凶逆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旣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藪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卽爲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兇暴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內離鴟張

其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師旣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剋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

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迴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



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僇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勅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渡遼海者卽得轉勳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叅逐官府者東西藏避並卽得脫無錢叅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卽來顯慶五年破百濟勳及向平壤苦戰勳當時軍將號令並言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

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爲征役蒙授勳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勳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爲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問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尙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

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旣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旣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勲及平百濟向平壤功効除此之外更相褒賞明勅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

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旣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旣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爲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爲扶餘豐之應故仁軌



表言之於是仁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曆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荅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高宗甚悅擢拜大司憲乾封元年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浪江道總管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總章二年軍迴以疾辭職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咸亨元年復授隴州刺史三年徵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爲雞林道大

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爲公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上元二年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依舊監修國史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仁軌每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之由是與敬玄不協仁軌知敬玄素非邊將才冀欲中傷之上言西蕃鎮守事非敬玄莫可高宗遽命敬玄代之敬玄至洮河軍尋爲吐蕃所敗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幾以老乞骸骨聽解尙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永淳

元年高宗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監國遣仁軌與侍中裴  
炎中書令薛元超留輔太子二年太子赴東都又令太  
孫重照京師留守仍令仁軌爲副則天臨朝加授特進  
復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仁軌  
復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后禍敗之事  
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賁璽書往京慰喻之曰今日  
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誠復表辭衰  
疾怪望旣多徬徨失據又云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  
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  
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

爲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  
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垂拱元  
年從新令改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薨年八  
十四則天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弔冊贈開府  
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  
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  
衣之舊初爲陳倉尉相王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台  
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輯其見  
聞著行年記行於代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  
爲酷吏所陷被殺妻子籍沒中宗卽位以仁軌春宮舊

寮追贈太尉濬子冕開元中爲祕書省少監表請爲仁  
軌立碑謚曰文獻史臣韋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  
同爲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  
美於君故樂城之善於今未弭而戴氏之勤無所聞焉  
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  
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  
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且劉公  
遲其私忿陷入之所不能覆徒貽國之耻忠恕之道豈  
其然乎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妻父許紹據硤

州歸國以功授滁州刺史封餽山縣公處俊年十歲餘  
其父卒於滁州父之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匹悉辭  
不受及長好讀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  
部尙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襲爵餽山縣  
公兄弟薦睦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耻爲王官遂棄  
官歸耕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乾封二  
年改爲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爲淇江  
道大總管以處俊爲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  
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糲乃潛簡精銳擊敗  
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

臺三品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  
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  
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  
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爲君上者以天下  
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  
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  
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  
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謂處俊曰王者無  
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  
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爲太寬荆軻匹夫耳而七首竊

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  
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  
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  
武法尙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  
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  
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  
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  
王修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王者  
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  
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墜

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  
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盧伽  
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  
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  
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  
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効  
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  
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  
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尋而官名  
復舊處俊授黃門侍郎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轉中書

侍郎四年監修國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  
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東西兩朋帝  
令雍王賢爲東朋周王諱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處俊  
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  
伏以三王春秋尙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  
一今忽分爲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  
樂之後難爲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  
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  
遽令止之尋代閻立本爲中書令歲餘兼太子賓客檢  
校兵部尙書三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



渝雖非元勳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國忘家  
今既云亡深可傷惜卽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  
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令百官赴哭給  
靈輦并家口遞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  
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  
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旣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  
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  
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處  
俊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臨刑言  
多不順則天大怒令斬訖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

焚爇屍體處俊亦坐斲棺毀柩自此法司每將殺人必  
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後加刑訖於則天之代

裴行儉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  
史琅邪郡公祖定高馮翊郡守襲封琅邪公父仁基隋  
左光祿大夫陷於王世充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  
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以門蔭補弘文生貞觀中  
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叅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奇  
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顯慶二年六遷長安令時高  
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患必  
從此始與太尉長孫無忌尙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

事大理袁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譖之由是左授西  
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  
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  
亨初官名復舊改爲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爲貳同時典  
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爲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  
歷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  
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  
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  
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  
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三年吐蕃背叛

詔行儉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尋又爲秦州鎮撫右軍  
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  
匍延都支及李遮匍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  
者欲發兵討之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渙干戈未息敬玄  
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  
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卽路由二  
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  
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  
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遙  
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





數十萬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返爲所敗於是  
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  
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  
暕等總三十餘萬連亘數千里並受行儉節度唐世出  
師之盛未之有也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  
掠兵多餒死遂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  
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  
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  
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  
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敢近之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

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以士衆方就  
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  
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莫不歎伏賊衆於黑山拒戰行  
儉頻戰皆捷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僞可汗泥熟匍爲其  
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  
依狼山行儉旣迴阿史那伏念又僞稱可汗與温傅合  
勢鳩集餘衆明年行儉復總諸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  
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温傅令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  
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  
塵漲天而至斥侯惶惑來自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伏

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總管程務挺張虔勗上言伏念爲子營逼逐又磧北迴紇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由是行儉之功不錄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歎曰渾濬前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以勲封聞喜縣公永淳元年十姓僞可汗車薄反叛詔復以行儉爲金牙道大總管率十將軍以討之師未行其年四月行儉病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

獻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中宗卽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於代又撰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剋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祕書監武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內行儉尤曉陰陽算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立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劇未知名因

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三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警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行儉嘗令鑿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

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皿三千餘事馳馬稱是並分給親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少子光庭開元中爲侍中以恩例贈行儉爲太尉光庭早孤母庫狄氏則天時召入宮甚見親待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後以武三思之壻緣坐左遷郢州司馬開元初六遷右率府中郎將擢授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旣歷清要時人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歎伏焉十三年將有事于岱岳

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閒竊發  
議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兵事光庭曰封禪  
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不安  
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何以昭德也大興力  
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又非懷  
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爲大贊  
幣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茲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  
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  
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矣因奏而行之  
尋轉鴻臚少卿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十七年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  
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尙書又加  
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瑤山往則及維城前軌各壹卷  
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疋上令皇太子已下於  
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光庭又引壽安  
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利賓等令直弘文館  
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經爲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  
體爲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  
竟不就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奏  
請集百寮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

恐貽後學之誚密奏請依舊爲定乃下詔停百寮集議之事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祿大夫封正平男尋卒年五十八優制贈太師輟朝三日初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爲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爲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諡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諡爲克時人以爲希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諡曰忠獻仍令中

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諡爲非論之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嘉其有功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祿之印綬寵被窳窳唯德是褒豈虛授也近代已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所加賢愚虛實爲一貫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歷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講諷之舊秩躋九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况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

史臣曰昔晉侯選任將帥取其說禮樂而敦詩書良有

以也夫權謀方略兵家之大經邦國繫之以存亡政令  
因之而強弱則馮衆怙力豨勇虎暴者安可輕言推轂  
授任哉故王猛諸葛亮振起窮巷驅駕豪傑左指右顧  
廓定霸圖非他道也蓋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劉樂城  
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綽有心術儒將  
之雄者也天后預政之時刑峻如壑多以諛佞希恩而  
樂城甌山昌言規正若時無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銓藻  
吏能文學政事頗有深識而前史譏其謬諛有涉陳壽  
短武侯應變之論乎非通論也  
贊曰殷禮阿衡周師呂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將樂城聞

喜當仁不讓管葛之譚是吾心匠

舊唐書卷八十四

舊唐書卷八十四考證

劉仁軌傳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臣宗萬按胡三省

曰此瓠盧河當在高麗南界新羅七重城之北又胡

嶠曰黑車子之北有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有寒

類水曰瓠瓠河者非也盧通鑑作蘆

裴行儉傳祖定高○沈炳震曰按隋書裴仁基傳父名

定無高字

時人稱為裴李○沈炳震曰按與李敬玄同典選也新

書與馬載同典選有能名人稱裴馬

行儉行至朔州○臣宗萬按通鑑作朔川胡三省曰唐



朔州治善陽縣漢定襄縣地單于府治金河縣漢雲  
中郡城也自朔州至單于府三百五十七里以行儉  
軍行次舍考之當先至朔州而後至單于府北據此  
則朔州為是通鑑蓋本實錄及統紀州川易譌傳寫  
斐之失也唐書高○式○  
賊眾於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臣宗萬按通鑑注  
黑山一名殺胡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  
里亦謂之呼延谷

舊唐書卷八十四考證

舊唐書卷八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五

唐臨

孫紹

張文瓘

兄文琮從弟文收

徐有功

唐臨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孫也其先自北海徙關中  
伯父令則開皇末為左庶子坐諂事太子勇誅死臨少  
與兄皎俱有令名武德初隱太子總兵東征臨詣軍獻  
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書坊尋授右衛率府鎧曹  
叅軍宮殿廢出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  
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

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再遷待御史奉使嶺外按交州刺史李道彥等申叩冤繫三千餘人累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童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卽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高宗卽位檢校吏部侍郎其年遷大理卿高宗嘗問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詔稱旨帝

喜曰朕昔在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爲國之要在於刑法法急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焉高宗又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號叫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旣非冤濫所以絕意耳帝歎息良久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永徽元年爲御史大夫明年華州刺史蕭齡之以前任廣州都督贓事發制付羣官集議及議奏帝怒令於朝堂處置臨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於賞刑古先聖王惟刑是卹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弗辜寧失弗經周禮刑平國用

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天下太平應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敘勲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爲身計今議蕭齡之事有輕有重重者流死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贓罪狼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竊惟議事羣官未盡識議刑本意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爲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既許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高宗從其奏齡之竟得流於嶺外尋遷刑部尙書

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歷兵部度支吏部三尙書顯慶四年坐事貶爲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報記二卷大行於世兄皎武德初爲秦府記室從太宗征討專掌書檄深見親待貞觀中累轉吏部侍郎先是選集無限隨到補職時漸太平選人稍衆皎始請以冬初一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歷遷益州長史卒贈太常卿子之奇調露中爲給事中坐嘗爲章懷太子僚屬徙邊文明元年起爲括蒼令與徐敬業作亂伏誅臨孫紹博學善三禮神龍中爲太常博士景龍二年韋庶人上言自如主及命婦宮官葬日請給鼓吹中宗特制許之紹

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桐鼓曲有靈夔吼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以恩加寵錫假如郊天祀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據故知軍樂所備尙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能接於閭閻準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惟有團扇方扇綵帷錦鄣之色加之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天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爲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勅各依常典疏奏不納紹尋遷左臺

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親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又則天父母二陵各置守戶五百人武三思及子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以武氏外戚乃與昭陵禮同三思等復逾親王之制又上疏切諫當時雖皆不從深爲議者所美睿宗卽位又數陳時政損益累轉給事中仍知禮儀事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旣怒講武失儀坐紹於燾下右金吾將軍李邈遽請宣勅遂斬之時人旣痛惜紹而深咎於邈尋有勅罷邈官遂擯廢終其身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瓘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舉明經補并州叅軍時英國公李勣爲長史深禮之累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出爲雲陽令龍朔年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尋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知左史事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廐馬有萬疋倉庫漸虛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化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

有仁陛下不制於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旣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於是節減廐馬數千疋賜文瓘繒錦百段咸亨三年官名復舊改授黃門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俄遷大理卿依舊知政事文瓘至官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瓘常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執法平恕以比戴胄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諸囚聞文瓘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紕駁高宗甚委之或時卧疾在家

通鑑四庫全書  
卷八十五  
五  
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  
者則遣共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報可從之其後新羅外  
叛高宗將發兵討除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  
曰比爲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卽順師不內侵  
若東西俱事征討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請息兵修德以  
安百姓高宗從之儀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  
諡曰懿以其經事孝敬皇帝特勅陪葬恭陵四子潛沛  
洽涉中宗時潛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  
涉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時人謂之萬石  
張家及韋溫等被誅之際涉爲亂兵所殺兄文琮貞觀

中爲持書侍御史三遷亳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安之  
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絹百疋徵拜  
戶部侍郎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刺史文琮作  
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出爲建州刺史州境素尙淫祀  
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蓋本爲農惟獨此  
州廢而不立禮典旣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不熟  
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於是示其節  
限條制百姓欣而行之尋卒文集二十卷子戡官至江  
州刺史撰喪儀纂要七卷行於時戡弟錫則天時爲鳳  
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先是姊子李嶠知政事錫

拜官而嶠罷相出爲國子祭酒舅甥相代爲相時人榮之錫與鄭杲俱知天官選事坐贓則天將斬之以徇臨刑而特赦之中宗時累遷工部尙書兼修國史尋令於東都留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詔錫與刑部尙書裴談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文琮從父弟文收隋內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更博採羣言及歷代沿革裁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將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

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嚮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十一年文收表請釐正太樂上謂侍臣曰樂本緣人人和則樂和至如隋煬帝末年天下喪亂縱令改張音律知其終不和諧若使四海無事百姓安樂音律自然調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請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文收採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樂名曰燕樂奏之管絃爲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咸亨元年遷太子率更令卒官撰新樂書十二卷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轉蒲州司法參軍紹封東莞男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





欣然相賀有功嘗上疏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匭使愆失其略曰陛下卽位已來海內職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捨不平補擬乖次囑請公行顏面罔懼遂使囂謗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爲常殊無愧憚又往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鞠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以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鞠者猶行酷法妄劾斷臣卽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卽付法斷罪亦奪祿貶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寃使不速與奪致令擁塞有理不爲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奪祿臣昔處法緣蒙擢用臣無以上荅至造願以執

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猛噬驚擊是臣之分如蒙允納請降勅施行庶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後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鞠之季昶鍛鍊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返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法司結刑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流於嶺表有

功除名爲庶人尋起爲左司郎中累遷司刑少卿有功  
謂所親曰今身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  
求苟免故前後爲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  
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或曰若獄  
官皆然刑措何遠久之轉司僕少卿長安二年卒年六  
十二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制曰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  
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大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  
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實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  
慎周興來俊臣等性惟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情立加  
誣害有功卓然守法雖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

議當其執斷並遇平反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  
政追想前跡其人旣歿其德可稱追往贈終慰茲泉壤  
可贈越州刺史仍遣使就家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  
今上踐祚竇孝謙之子希城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  
子倫以報舊恩倫由是自太子司議郎恭陵令累遷申  
王府司馬卒

史臣曰文法理具之大者故舜命臯陶爲士昌言誠勅  
勤亦至焉蓋人命所懸一失其平寃不可復聖王所以  
疚心也如臨之守法文瓘之議刑時屬哲王可以理奪  
當賊后遷鼎之際酷吏羅織之辰徐有功獨抗羣邪持

平不撓此所以為難也比釋之定國徐又過之希城讓  
爵酬恩可知遺愛

贊曰聽訟惟明持法惟平二者或爽人何以生猗歟徐  
公獬豸之精世皆紛濁不改吾清

王初回詔卒

今上親臨...  
何韻...  
如...  
舊唐書卷八十五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

唐臨傳宮殿廢出為萬泉丞○  
臣德潛按宮殿字疑譌

應是春宮新書太子廢出為萬泉丞可證也

徐有功傳今上踐祚竇孝謹之子希城等請以身之官

爵讓有功子倫○今上指玄宗也沿舊文未改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

舊唐書卷八十六

太子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六

高宗中宗諸子

樂耳燕王忠肅 原王孝

非無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宮寮孝敬皇帝弘 章懷太子賢

燕王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主戰節愍太子重俊 殤帝重茂

高宗八男則天順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弘





緣母蕭氏獲譴從夫外官請授官職以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爲岳州刺史仍不預朝集嗣聖元年上金素節義陽宣城二公主聽赴哀文明元年上金封畢王素節封爲葛王又改上金封爲澤王蘇州刺史素節許王隆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左衛率出爲隨州刺史載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上金素節謀反召至都繫於御史臺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見殺於都城南驛因害其支黨上金恐懼自縊死子義珍義玫義璋義環義瑾義璲七人並配流顯州而死神龍初追復上金官爵封庶子義珣爲嗣澤王先是義

珣竄在嶺外匿於傭保之間及紹封無幾有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假冒襲爵義珣不能自明復流於嶺外開元初封素節子璆爲嗣澤王繼上金後十二年玉真公主表稱義珣實上金遺胤被嗣許王瓘兄弟利其封爵謀構廢之今上由是削璆王爵復召義珣爲嗣澤王拜率更令因是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中興已後繼爲嗣王者皆令歸宗削其爵邑也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也年六歲永徽二年封雍王尋授雍州牧素節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徐齊暉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又轉岐州刺史年十二

改封郇王初則天未爲皇后也與素節母蕭淑妃爭寵  
遞相譖毀六年則天立爲皇后後淑妃竟爲則天所譖  
毀幽辱而殺之素節尤被讒嫉出爲申州刺史乾封初  
下勅曰素節旣舊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素  
節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詞多不載時王  
府倉曹叅軍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逾  
不悅誣以贓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儀鳳二  
年禁錮終身又改於岳州安置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  
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又進封許王累除舒州刺史天  
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有遭喪哭者

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龍門  
驛被縊死年四十三則天令以庶人禮葬之中宗卽位  
追封許王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仍以禮改葬陪  
於乾陵素節被殺之時子瑛琬璣瑒等九人並爲則天  
所殺惟少子琳瓘瓘欽古以年小特令長禁雷州神龍  
初封瓘爲嗣許王開元初封琳爲嗣越王以紹越王貞  
之後瓘爲嗣澤王以繼伯父澤王上金之後琳官至右  
監門將軍卒瓘開元十一年爲衛尉卿以抑伯上金男  
不得承襲以弟瓘繼之遽譴瓘爲鄂州別駕於是下詔  
絕其外繼乃以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爲嗣澤王江王禕



爲信安郡王嗣蜀王禴爲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郡王武陽郡王繼宗爲澧國公瓘累遷邠州刺史祕書監守太子詹事瓘性仁厚謹愿居家邕睦朝廷重之天寶六載卒贈蜀郡大都督瓘晚有子命瓘子益爲嗣及卒有解需二子皆幼孺十一載益襲封許王十四載解娶楊銛女乃襲許王瓘初爲嗣澤王降爲郢國公宗正卿同正員特封褒信郡王進龍池皇德頌遷宗正卿光祿卿殿中監天寶初重拜宗正卿加金紫光祿大夫瓘友弟聰敏聞善若驚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闈者

多是瓘之所舉九載卒贈江陵大都督瓘初爲嗣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四年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歎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誠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

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並從之時有勅征邊遼軍人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没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所司以背軍之

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没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至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卽逃亡或因樵採被賊抄掠或渡海來去漂没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相兼若不及兼及不因戰亡卽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爲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今總没官論情實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没制從之咸亨二年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

米使足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同爲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時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貧人詔並許之又召詣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爲妃所司奏以白鴈爲贄適會苑中獲白鴈高宗喜曰漢獲朱鴈遂爲樂府今獲白鴈得爲婚贄彼禮但成謠頌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慙德也裴氏甚有婦禮高宗嘗謂侍臣曰東宮內政吾無憂矣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弘生知誕質惟幾毓性直城趨

駕肅敬著於三朝中寢問安仁孝聞於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痾嬰身顧惟耀掌之珍特切鍾心之念庶其痊復以禪鴻名及賸理微和將遜于位而弘天資仁厚孝心純確旣承朕命掩歎不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繫方崇下武之基五福無徵俄遷上賓之駕昔周文至愛遂延慶於九齡朕之不慈遽永訣於千古天性之重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謚者行之跡也號者事之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謚爲孝敬皇帝其年葬於緱氏縣景山之恭陵制度一準天子之禮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降服高宗親爲製獻德紀并自

書之於石樹於陵側初將營築恭陵功費鉅億萬姓賦役呼嗟滿道遂亂投磚瓦而散太子無子長壽中制令楚王瑋繼其後中宗踐祚制祔于太廟號曰義宗又追贈妃裴氏爲哀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尙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卽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之初乃特令昇祔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旣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

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享祔有期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爲廟號請以本諡孝敬爲廟稱於是始停義宗之號

裴居道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鏡民孫也父熙載貞觀中爲尙書左丞居道以女爲太子妃則天時歷位納言內史太子少保封翼國公載初元年春爲酷吏所陷下獄死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

顯慶元年遷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時始出閣容止端雅深爲高宗所嗟賞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尙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卽不忘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爲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出白天性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涼州大都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食實封一千戶上元元年又依舊名賢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爲皇

太子大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爲時論所稱儀鳳元年手勅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旣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壺奧先王策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百段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格希立學士許叔牙成立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祕閣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劾之術爲則天所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宮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

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爲賢撰少陽政範及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二年崇儼爲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爲俄使人發其陰謀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與法官推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乃廢賢爲庶人幽于別所永淳二年遷於巴州文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丘神勣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勣遂閉於別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則天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疊州刺史追封賢爲雍王神龍初追贈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於乾陵睿宗踐祚

又追贈皇太子諡曰章懷有三子光順守禮守義光順天授中封安樂郡王尋被誅守義文明年封健爲郡王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病卒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禮授太子洗馬封嗣雍王時中宗遷於房陵睿宗雖居帝位絕人朝謁諸武贊成革命之計深嫉宗枝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同處於宮中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聖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爲相王許出外邸睿宗諸子五子皆封郡王與守禮始居於外神龍元年中宗纂位授守禮光祿卿同正員神龍中遺詔進封邠王賜實封五百戶景雲二年帶光祿卿兼幽州刺史轉

左金吾衛大將軍遙領單于大都護先天二年遷司空  
開元初歷號隴襄晉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並上  
佐知州時寧申岐薛邠同爲刺史皆擇首僚以持綱紀  
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皆爲邠府長史兼州佐守禮唯  
弋獵伎樂飲諛而已九年已後諸王並徵還京師守禮  
以外枝爲王才識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寵嬖不修風教  
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負貞稱守禮居之自若高  
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  
累甚衆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没人葬諸王因  
內讌言之以爲歡笑時積陰累日守禮白於諸王曰欲

晴果晴憊陽涉旬守禮曰卽雨果連澍岐王等奏之云  
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  
閉宮中十餘年每歲被勅杖數頓見癩痕甚厚欲雨臣  
脊上卽沉悶欲晴卽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  
霑襟玄宗亦憫然二十九年薨年七十餘贈太尉子承  
宏開元初封廣武郡王歷祕書員外監又爲宗正卿同  
正員廣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輦幸陝蕃渾之衆入  
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爲帝以于可封霍瓌等爲  
宰相補署百餘人旬餘日賊退郭子儀率衆入城送承  
宏於行在上不之責止於虢州尋死承寧天寶初授率

更令同正員嗣邠王承宗至德二載封爲燉煌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僕固懷恩使迴紇和親因納其女爲妃冊爲毗佐公主迴紇著勲承宗甚遇恩寵乾元元年六月卒贈司空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階親王子例著緋開元中張九齡爲中書令奏請寧薛王男並賜紫邠王三男衣紫餘二十人衣緋官亦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屬仍員外置十五載扈從至巴蜀依例著紫

中宗四男章庶人生懿德太子重潤後宮生庶人重福節愍太子重俊殤帝重茂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故改焉開耀二年中宗爲皇太子生重潤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月滿大赦天下改元爲永淳是歲立爲皇太子孫開府置官屬及中宗遷於房州其府坐廢聖曆初中宗爲皇太子封爲邵王大足元年爲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時年十九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旣死非其罪大爲當時所悼惜中宗卽位追贈皇太子諡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與之合葬又贈永泰郡主爲公主令備禮改葬仍號其墓爲陵焉



庶人重福中宗第二子也初封唐昌王聖曆三年徙封平恩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歷遷國子祭酒左散騎常侍神龍初爲韋庶人所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潛構成重潤之罪由是左授濮州員外刺史轉均州司防守不許視事景龍三年中宗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流人並放還重福不得歸京師尤深鬱快上表自陳曰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伏惟陛下德侔造化明齊日月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近者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萬物霑愷悌之仁六合承曠蕩之澤事無輕重咸赦除之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皇天平分之道固

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恓惶伏望捨臣罪愆許臣朝謁儻得一仰雲陛再覩聖顏雖沒九泉實爲萬足重投荒徼亦所甘心表奏不報及韋庶人臨朝遽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衛重福俄而韋氏伏誅睿宗卽位又轉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陽人張靈均進計於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自合繼爲天子相王雖有討平韋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漢誅諸呂猶迎代王今東都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行直詣洛陽亦是從天上落遣人襲殺留守卽擁兵西據陝州東下河北此天下可圖也

初景龍三年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爲江州司馬便道詣重福陰相結託至是又與靈均通傳動靜亦密遣使勸重福構逆預推尊重福爲天子溫王重茂爲皇太弟自署爲左丞相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潛募勇敢之士重福遽自均州詐乘驛與靈均繼進王道始至東都俄有洩其謀者洛州司馬崔日知捕獲其黨數十人頃聞重福至王道等率衆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兵作亂將至天津橋願從者已數百人皆執持器仗助其威勢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令閉關拒守又至右屯營號令云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於先帝今者無故入

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矢射如雨便趣左掖門擬取留守遇門閉遂縱火以燒城門左屯營兵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遁匿於山谷間明日東都留守裴談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屍三日時年三十一詔曰集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兇頑長而險詖幸託體於先聖嘗通交於巨逆子而不子自絕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代往者頗不含忍長令幽繫自大行晏駕韋氏臨朝將肆屠滅尤加防衛洎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

協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寮屬任隆刺舉冀其悛改以怙  
恩榮而註誤有徒狂狡未息便卽私出均州詐乘驛騎  
至于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屈投  
河而斃雖人所共棄邦有常刑我非不慈爾自招咎且  
聞其故有惻于懷昔劉長旣歿楚英遂殞以禮收葬抑  
惟舊章屈法申恩宜仍舊寵可以三品禮葬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聖曆元年封義興郡王  
長安中累授衛尉員外少卿神龍初封衛王拜洛州牧  
賜實封千戶尋遷左衛大將軍兼遙授揚州大都督二  
年秋立爲皇太子重俊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

不法俄以祕書監楊璈太常卿武崇訓並爲太子賓客  
璈等皆主婿年少唯以蹴鞠猥戲取狎於重俊竟無調  
護之意左庶子姚珽數上疏諫諍右庶子平貞慎又獻  
孝經議養德傳以諷重俊皆優納焉時武三思得幸中  
宮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常教公主凌忽  
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爲奴或勸公主請廢重  
俊爲王自立爲皇太女重俊不勝忿恨三年七月率左  
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  
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  
人殺三思及崇訓于其第並殺黨與十餘人又令左金

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與三思姦通扣閤索之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赴玄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令率留軍飛騎及百餘人於樓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門樓宿衛者拒之不得進帝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謂曰汝並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倒戈斬多祚及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於樓下餘黨遂潰散重俊旣敗率其屬百餘騎趨肅章門奔終南山帝令長上果毅趙思

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鄠縣西十餘里騎不能屬唯從奴數人會日暮憩林下爲左右所殺制令梟首于朝又獻之於太廟并以祭三思崇訓屍柩睿宗卽位下制曰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鉄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軍之寃以紓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陪葬定陵一子宗暉開元初封湖陽郡王初重俊被害宮府僚吏莫敢近者永和丞甯嘉勗解衣裹重俊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

而大怒收付制獄貶爲平興丞尋卒睿宗踐祚下制曰  
寧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塗已往生氣凜然靜言  
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丞宗暉天寶中爲衛尉員  
外卿十一載王鉷反宗暉以賣宅與鉷貶涪州郡長史  
量移盧陽長史至德元年追赴行在所授特進鴻臚卿  
宗暉無他才以外族之親愛恩顧轉隆太常員外卿卒  
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聖曆三年封北海王神龍  
初進封溫王授右衛大將軍兼遙領并州大都督未出  
閤景龍四年中宗崩韋庶人立重茂爲帝而自臨朝稱  
制及韋氏敗重茂遂遜位讓叔父相王退居別所景雲

二年改封襄王遷於集州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衛  
開元二年轉房州刺史尋薨時年十七謚曰殤皇帝葬  
於武功西原

史臣曰前代以嬖婦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然未如大  
帝孝和之甚也高宗八子二王早世爲武后所斃者四  
人章懷以母子之愛穎悟之賢猶不免於虎口况燕澤  
素節異腹之亂乎覆載胡心產茲鳩毒悲夫孝和母  
婦傲女暴如置身羣魅之中安有保其終吉哉天將滌  
盪昏氛非重茂所能枝也

贊曰父子天性嬖能害正宜曰申生翻爲不令唐年鈞

德章懷最任兇母畏明取樂於身主彌憚不令與平陸  
蓋昏晨非重英詞也

獻嬖文暴吐置身處機之中安詳外其係平人  
素簡異類之論平其博時必直其體平其不其

人章對以母子之愛庶計之賢斷不以此自當  
帝幸味之甚也高宗八千二百

史引曰海外  
賦苑中西風

開元三年轉  
舊唐書卷八十六

舊唐書卷八十六考證

許王素節傳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新書儀鳳三年

裴居道傳○臣德潛按居道係太子妃兄附高宗諸子

孝敬皇帝弘下殊不合體新書入外戚傳中為允

章懷太子傳子守義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新書

桂陽郡王

德章懷最仁克母

卦遇婚王

章對太子婚于守義垂拱四年卦遇婚王

幸婚皇帝與于慈不合艱豫

裴風族婚

高宗太子婚于守義垂拱四年

舊唐書卷八十六考證

